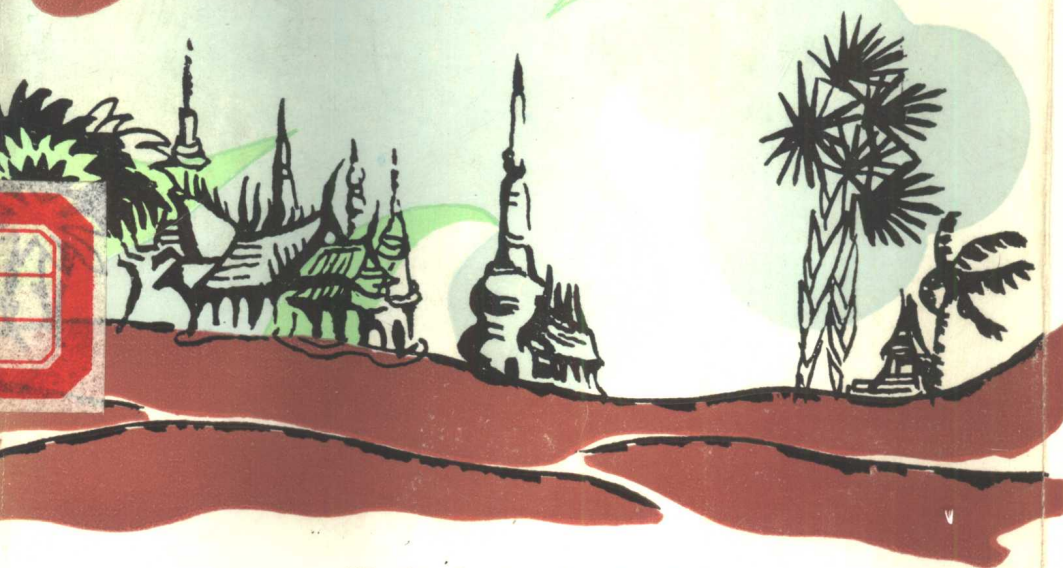


印尼散记

巴人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印尼散记

巴 人 著



印 尼 散 记

巴 人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30,000 印张：10.75 印数：1—4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770 定价：(平 装) 1.15 元
(简易精装) 1.30 元



作者像



抗战期间在南洋与杨骚合影

目 录

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..... (1)

浮罗巴烟..... (70)

从棉兰到蒂加笃罗..... (79)

邻人们..... (138)

在泗拉巴耶村..... (235)

附录：王任叔在南洋..... (332)

编后记..... 谷斯范 (335)

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

—

在有一次旅行里，我赞叹过我们这民族的坚强性格。这性格，象一粒松子，即使落在岩缝里，它还是要吸住土壤，抽出芽来，生根下去，扩大土壤，长大了，苍茂起来！

我因之说，我们民族，是着地生根的民族。

一个老南洋也许习惯了，不会觉得，但一个很偶然的会，流落在南洋的我，却不得不惊奇这一现象：为什么在别一民族土地上，有到处生根的我们民族的同胞？不论你在荒江冷湾之间，不论你在深山大泽之中，你总可以碰到这天外飘来的种子，我们民族同胞，在那里卓然生长着。

一九四二年三月底，我们流亡在苏门答腊省辽州的一个小岛上。这小岛的县治市区，叫做萨拉班让，印尼语里这名字的意思就是“长海峡”，因为这小岛是遮挽在孟加丽斯海外，一条长长的海峡的一边。这时候，距星洲沦陷将有一个多月了，苏门答腊省治棉兰，听说已有日军登陆了。一个知道我姓名的朋友通知我：住在萨拉班让市区里不大好，应该找一个山芭①。

① 小乡村。

吧。我和老丫（一个诗人）作了几次详谈，要求他跟我们同住。我们既不会说福建话，又不会说广东话；平时是被这里华侨叫做普通人的，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。普通人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是一种新奇人物。没有一个同侨，敢于收留我们。你要假充戚属，藉以避免日军上陆后可能袭来的不幸吗？但你不能和主人说同样的话，怎么办？老丫本在福建同乡家寄居，房东即使知道他是一个文人，却也无所谓的。而我们住到山芭去，如果没有他做通译，那将无法生活了。

我们在市区住了将近一月，和我们同住的是一退职的暗探。他是广东客家人，名叫郑包超。一个高大个子，心地爽直，自说已经耳聋了的，将近五十岁的男子。他同意我们这意见，并说要为我们代找山芭。“大家是中国人，说不到帮忙。”当我们感谢他的盛意后，他这么说。

一天，我和老丫跟着他去找一个山芭。那里他有熟人。这地方，当地人叫做“松芽生比”（狭河）的，它在亚里附近，一个河湾的尽头。这亚里，也算是一个小市镇，距萨拉班让有四个钟头的舢板路程。但到松芽生比还要更远些。

我们雇了一只舢板出发。包超和划子都说知道那条河湾。船划到亚里，岔入直落港。不大的港面，两边都为一、二人高的丛生的马胶树所遮住了。一边的河岸，是萨拉班让这部分的延长。另一边却是属于直落岛的起点了。我们就要在萨拉班让这一边，要找一个马胶树丛生着的河岸的缺口，撑船过去。船一进直落港口，那划子就计数一个个划过的缺口，说是第七个缺口进去，就是那松芽生比河湾了。但他说，记忆有点模糊了，确不定。包超顺着说：“是的，第七个缺口进去就行。”

进了缺口，河流越来越狭；两岸依然是一、二人高的马胶树。没有鸡鸣狗吠声，也不见半个人影，荒凉、冷寂统治这世界。划了二、三十分钟，还找不到被包超认为是那个山芭的地方。而舢板却已经搁在浅滩沙渍上了。

划子和包超都说找错了路，但叫人感到局促的，却没有一个可以问路的当地人，连一座屋子的影子也找不到。

包超催促我和老丫上了岸。一片杂草怒生，荆棘交加的地面，椰树林也望不见。按照这里人寻路的习惯，凡有椰林之处，也为乡村所在之地。而我们竟望不见椰林，这是如何失望的事呵。但包超说，“不要紧，我知道方向，跟我来。”他吩咐划子，把舢板开回亚里海口等着我们。我们便探险前进了。

踏着沙渍与草根交错的土地，从这里一堆，那里一片的茅草缝中穿过去。有时陷在一个洼地里，连拔脚也困难。一望都是这样青灰色的茫茫的草原。我们约莫走了二十分钟，突然在一些树林之间，浮出一间极小的亚搭屋（用亚搭叶盖的小屋子，比中国茅屋还简单）。这在我们看来，好象中国旧小说中所描写的，那狐狸幻化出来的屋子一样。不，更确当说，它是为了我们从地底突然钻出来的。

那竟是我们民族同胞的一所住宅。我呆住了！

几乎是十里周围望不到人烟，而他，这小亚搭屋主人，竟从海外飘来吸住这土壤，站住了，生活下来。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，不是具有我们这民族性格的传统吗？

小亚搭屋总共不到四丈见方。厨房，卧室，农具间，都并在一起，养着鸡，大概是有一个女人的，但没有看到孩子，一个瘦脊然而骨挺的，和善然而阴沉的男子招呼着我们。他认识

包超。我们已走得满身大汗。大荒原为热带海边太阳所暴晒蒸发，霉烂气息更浓重了。它塞住了我们呼吸。我们立刻钻入他屋子，坐在破凳床板上，休息起来。

主人深愧没有什么可以招待我们，屋内屋外进出着，显得非常窘迫。终于，他拿来了两只绿色的椰果。他说：“这里全是红水，生水是不好喝的。茶水也没有。喝些椰水凉凉身吧。”

椰子，这是南洋的一种特殊物产。打开紧包密裹的寸把厚的外皮，就有颗圆珠似的钢一样的果核，核里有一、二分厚的白色果仁，中间天生一孔椰水。喝着，生冷的，比冰还冷，略有鲜味。我第一次喝这水。在后来我才知道华侨社会里，老年人不喝这水。说它太凉了，伤身体。而在日本占领南洋期间，却又宣传这水经过化验，可以代替接血的血液，治疗伤兵呢。

从这同侨口中，我们知道要找的那个山芭的所在处。我们不久又出发“探险”了。这同侨并不惊骇我们的到来，也没有那种寡居孤处的人一旦欣逢同侨的高兴表情。他一切都是淡然的。但当我们临行时，他却抓住一只黄毛母鸡，送给包超。他颤着声音，吞吞吐吐，说道：“这一点……这一点……”苍黄色脸上，浮出了干燥的、笑不出来似的笑纹。

我们几乎又走了半个钟头，一路都是烂泥巴，连怒生的杂草也少见了。一条荒江烂河，又隔绝了我们的去路，但有独木结成的二十多丈长的破木桥。这木桥，是那样破败，桥脚全是七叉八叉的细木桩子，搭成个半月形。人在那上面走去，它就摇动了。而两旁又没有扶栏。这真叫我们象走木索似的，我摇摇欲坠，走在那上面，听那朽木索索作响，似在控诉：这荒江的凄寂与衰败，人迹的稀少。我想人类在这种地区出现，是会

被看作山妖水怪的吧。

在不远的泥沼堆上，我们看到一座黑板木屋。接着又听到苍凉的狗声了。我们这三个陌生人的出现，似乎惊动了他们和平的生活。木屋前，站着两个妇人和青年男女，两只黑狗迎着我们叫来。他们唤出“祖国的乡音”，要阻止黑狗的逞凶。打先锋的包超已被其中一个妇人所招呼了。我以为到了目的地，但包超随便和他们说上一两句，不待站下，转过屋横头，跨上一条隔有小涧的泥路而去了。我们紧跟在后，这一家人用惊奇的眼光送着我们。

一块树胶园展在我们面前。包超说，“到了。”穿过树胶园中的小路。路旁有一条二、三尺阔的小涧，流着血一样的红水。在树胶园正中，有一所颇为齐整的白木板屋。包超引导我们到那屋子前面，在五尺阔的走廊上坐定了。

“任生在家吗？”一个中等身材的年青妇人，领着个四、五岁的孩子出来，包超这么问着。

“在田头，俺找人去叫。”女人答应着。

一个曲背的小老人，在屋前林子路上蹒跚过来了。这老人，抱着个周岁孩子，踏着唱着，自有他人生的乐趣；看来他老生命已和臂抱里的小生命合成一个了。他似乎并没有在较远地方发现我们，所以一近屋子，便吃惊地瞪开两眼，叫一声：“哦！客人！”

“爸，孩子给我，你去叫他来，包超先生来家呢。”

那年青妇人从小老人手里接过孩子来，就把孩子在她斜披肩上的大布条中裹住了。孩子跨着她腰骨，骑着，静静的，也知道用惊奇的小眼睛来看我们哩。

“不忙，我们还要在附近看看。”

小老人向树胶林的小径走去的时候，包超这么说。女人进屋子里面去了。老丫对这屋子四周看度了一下。我也进这屋子中间。这是前厅，左右有二个厢房。再从扁门进去，是后厅，左右也有二个厢房。厨房紧接在这后厅的披檐下，相当阔大。老丫对我说：“山芭里有这样房子，是数一数二的了。”

女人招呼我们先冲凉。我们被引到那跨在小洞上横筑就的小亚塔棚中间。血红的溪水在板下流着。一张破麻袋作了这洗澡房的门。人从溪里打起水来，泼在身上，又流下溪去。这比住在萨拉班让从井中打取黄色的咸水冲凉要不知舒服多少了。

包超领我们到另一个农家。距任生家约莫有四分之一公里，在树胶园的另一角，这农家是种菜的。槟榔树构成的屋子，狭狭的二间，左手一间后面隔出一块地方，作他们卧房。右手一间是厨灶。我们到那里时，屋里没有人，包超叫唤着，才听到不远的小亚塔屋里，有个光着上身冲凉的女人，轻轻答应着。不久，她穿好纱笼出来。包超说：“她是马来婆。”我看去，她没有一般马来女人黑的皮肤。身材苗条又茁壮，脸盘长圆，柔白。她有两眼如梦似的瞧人的马来女人风情。“她是串种，爸中国人，娘马来人，福建话，比你说得好。”包超又增添说。

主人是一个矮小的瘦男子，青白长方形的脸，有一份秀气，显一分衰老。包超说，他叫阿坤。当阿坤走来时，包超问道：“有什么小菜吗？”

阿坤摇摇头。“困难得很，这年头，土地也不长东西了。只有些帝混（黄瓜）和苦瓜。”阿坤说话迂缓，象有喘气病。他引我们到他的菜园去。一片黑土，二畦韭菜，三、五畦黄瓜和苦瓜。“苦瓜就是容易生虫，雨水多，我刚在包纸。不用纸包它，

它不会长大，也要烂的。你们城里人吃苦瓜，可不知道我们要花上多少心血哩。”阿坤一说话就显出他一份狡黠与智慧。

包超愿意买下他黄瓜和苦瓜，阿坤答应着，但似乎有点为难。“这暗探别拿货不出钱，他来了一趟，倒不甘空手，还要弄东西去市上卖。”我猜阿坤心里在这么说。我们又从另一路绕出去，到了一处猪厩。这猪厩，相当巨大。有七、八丈长，四、五丈阔，沿溪沟建筑着。猪厩一端有一个大灶坛，显然是烧煮猪吃的。一排上有四、五个围栏。下面铺着槟榔树剖成的地板，留有小缝，经过用溪水洗扫后，那猪水猪粪便 would 流到地板下污水池去的。但现在，猪仔并不多，总共不上十条。

“任生家，本来也是个小头家^①呢。”

包超意思是说，这猪厩就是任生家的，你可以回想到他们的气度。

我们重回到那白木屋，恰巧主人任生背着把锄头，从林间回来了。

“坐呀！”任生有副方板形的略凹的脸子，一脸的阴沉，生冷，他淡淡地这么招呼一句。

他缓缓地把锄头放下，和我们坐上长板凳，交起腿，抽起烟来了。包超对他商量似的说明来意。没说上几句，他立刻表示道：“好的。你们进里面看看，那里有二间空着。”他把我们引到前厅右厢房。“这本来是我弟弟住的，”他说。又引我们到左厢房，有一张床铺。“这是我阿叔现在住的，”他又说。接着又把我们引到后厅左厢房，打开门说道：“这里堆着杂七夹八的东

^① 头家，老板的意思。

西，要空出来，也可以。”只有后厅右厢房，没有提起，想来是他的卧室了。

包超告诉他，要来呢，就有三个人，分两间住。

“可以，可以！反正都空着。”他快速地作答。老丫问他要多少租价，他又说，“这山芭里屋子，值什钱？大家是中国人，又是逃难的。住得好，随便送几个；就是不送也不要紧。我这些屋子总归是空着的。”

这看来总象生谁的气的凹脸的主人，却有一份不能用言语表现的热情。我在他身上，仿佛闻到了那不辞自身憔悴终古喂养我们的土地的那份温情。

不上一个钟头，女人已做好午餐。一桌上都是粗花大碗，平常蔬菜外，有一大盘葱烧鸡子，看来是现杀现做的。我们大家都有点饿了。这葱的香味和细嫩的鸡肉，似乎是我一生没有尝到过的好味道。

傍晚时候，我们动身回返亚里。去那里有一条陆路，我们由任生叫来的一个青年引着路，他为包超挑了一担蔬菜。我们走了四十分钟长路，在漆黑的时候，到达亚里。在月上中天的时候，我们的舢板才回到萨拉班让。

我们就这样决定了：在四月初就搬到那里去。为了隐居避难，却不料我竟因之掘发了人类的矿藏。住居在那里的民族同胞，肩负着黑煤似的命运，却也燃发着黑煤似的生命的光焰。

二

搬去松芽生比居住，是一个风平浪静的繁星之夜。这一夜

晚，情景是叫人难忘的。引导我们的，换了包超的太太。这女人是一个勤谨的女子，丈夫即使在衙门任职，自己还是靠洗衣补足家庭生活费用。农家出生，混有印尼人血统，如果让她穿上纱笼，你将不会相信她竟说得那么好的中国的客话。她勤谨、敏捷，管理家务极为精明，有中国主妇的泼辣与干练。她作了我们的引导人。

午夜十一时开船。舢板行在静寂的江面上，点点的繁星闪烁空中，苍茫的太空，与海面混成一片迷蒙。它以清凉的薄纱似的夜气，包围着我们。舢板呜呜鼓水而进。我和老丫坐在船头，包超嫂和小刘坐在中舱，没有篷，我们感到象浸在水里似的爽人的舒服。

船行中，大家保持着长时间沉默，尽管没有瞌睡的意思。有时老丫指着天上的星，说那是北斗星，这面是斗位，那边是斗柄。我可没有丝毫天文常识，凝然望着，想以一对小眼睛去擒住所有天上的繁星。

偶然也谈起距离这里仅有一日小汽船航程的星洲沦陷故事。自然都是些道路谣传。我曾为纪念一个革命者的死去，写下一首律诗，这时我便将它背诵给老丫听。他说：

“末联‘斯人不在天无色，椰雨蕉风泣海滨’，虽然情调不错，但终不如头联‘杀身何取乎仁义，流血只应为寡贫’更来的真切。”

我们是脱离斗争，犹恐遭日军可能的屠杀隐匿到山芭去的。但在海上扁舟漂荡之际，却追悼起远方的朋友来了。这真是我生命的讽刺。而在日后一段时间里，却又听到我所追悼的革命者，做了日军的特务。人类感情的滥用的事，常常如此。

船到任生家门前不远的河湾缺口，正是东方发白的时候。
包超嫂真是个熟稔航路的人，一点也没有引错路。

“但我也只来过一次。”她这么说，“那是任生弟弟讨老婆时候我来这里吃酒的。”我们的女引导人就有那记性，她真不愧是一个土地的女儿。

船在两岸伸手可攀的马胶树仄弄中撑进去。两岸鸡声，清幽地长鸣着，给荒江添了一份活气。我感到这情景真有点象《桃花源记》中所说的：“桃源在望，避秦有地。”诗人总永远是个弱者。

我们也问起包超嫂，他们是否和任生家有亲戚关系。

“不是的，”她仿佛为自己的精明而显得有些骄傲似的说，“包超是客属公会的会长。任生也是客家人，但是广西客。我们就是这样一点关系。但任生老婆是个心直口快好女人，可惜您刘先生不会说客话。”

这女人非常爽气。船靠河湾时，她独自就上岸去了，叫来任生家工人，把我们行李搬上，又把她自己二袋白米，寄存在任生家里。

“谁知道日本人呢，我们也许会搬到这里来住的。”她说，着就把二袋米安放在指定给我们住的房子里。“这屋子，以前是任生弟弟住的新房，床铺还是簇新的，现在让你们来住了，很好的。我吃了饭，就要转回去，家里少不了人。包超这大男子，是不中用的。你们缺什么，可以托任生捎信来，我会跟你们买的。”

热情而又泼辣，她这么对我们说了一大串。早饭后，她便匆匆赶原船回去了。

我们的住屋，就在前厅左右两厢。老丫和任生的叔父同住。前厅后壁上挂着大伯公像^①，香案接着条方桌。

“你们平常可以在这屋子坐坐，看书。吃饭在后面，灶头公用，只要排定时间来，这就行了。你们吃三餐，还是二餐？早餐喝杯咖啡，那就上午十点钟、下午四点你们煮饭。我们照例是八点、十二点、六点吃三餐的。要做工呀！”

任生和他妻子坐在前厅，跟我们这样地安排生活程序。这看来是个生活很刻板的人家。我们也觉得凡事开头说清楚，也许能够处得更好点。我们商议到房租、柴火和用水等费用，决定每月给他十五盾^②算作这一切的酬谢。

“无所谓的。”任生说，“不论多少都可以。有一点，两撇清，那也是好的。日子长呢，将来做个朋友。现在年荒马乱的，好歹在这里躲一躲就是了。”

第一个晚上，我们三个人围桌而坐；任生饭后也来闲谈，他坐在靠壁的长凳上。大家扯起自己的经历。老丫告诉任生：他自己是在新加坡开小店，做生意的。我是上海人，书店伙计。因为怕飞机轰炸，早已逃来萨拉班让。现在听说新加坡店面给炮火毁了，回去不得，索性来山芭住一时，看平静一点以后再说。……这一切自然是我们预先捏造的门面话。在这世界里，说谎却也是人类必要的手段了。

任生还问起我们的姓名。我们恐怕自己漏口，所以改名不改姓；但告诉他同音异字的姓。这以后，任生也跟着我们一样

① 为南洋华侨农家普通供奉的神像。

② 荷币单位。